

忆林

少年的雪

| 吴立群 文 |

今年过年无锡没下雪,这更令我想起故乡的雪,少年的雪。

少年的故乡,每个冬天都要下雪,还不止一场。厚厚的,没过小孩膝盖,几天甚至十几天不化,是常有的事。衣单鞋冷愿天雪,大自然是你们儿时的圣诞老人。

落雪狗欢喜,麻雀子一肚子。真是这样。麻雀不仅一连几天找不到吃食,还要面临贫穷人类制造的巨大风险。风雪中,门前不远处的稻草堆上,有一群麻雀正在上下求索,那低低的叽叽喳喳声,是它们开心地聊天。在大人指点下,你们用一根连着绳子的小棍支起一面竹筛,下面撒上一小把稻谷。陷阱就这样安装好了。不一会儿,经过简短的试探,几只胆大的麻雀急不可耐地进入筛下,快乐地吃起免费的午餐来。看看数量差不多了,躲在家门后的你猛地一拉绳子,“不幸儿”就这样产生了。然而,当第二网再度张起后,可怜的麻雀依然是争先恐后进入筛下,仿佛没有一点记性。现在想来,儿时的你,在哪些事上又是更有记性的呢?大人也不见得更有眼光:为了谋生,村上开山采石然后轧成石英砂,几乎所有砂矿工人都得了矽肺病(长期吸入石质粉尘),无法根治,病情严重的邻人,晚年呼吸困难,十分痛苦。四叔在另一个村的石矿上打枪钻,同样没有逃过矽肺的魔爪。我们村一度成了矽肺村。命运之绳,捏在“门后人”手里。

下雪意味着乐趣,就像过年意味着有得吃。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当然不仅因为气温低。寒假的清晨,面对满目挺拔的玉树琼枝和被雪压得梢头乱点地的刚竹、毛竹,你们兄弟常常站在后门门槛上,用黄色的小便,在雪地上胡乱地速写出一个造型来。好不容易“画”完,快冻死了,嬉笑着,赶紧逃回被窝。然而,大雪要是下在放假前,就有你们的好果子吃了。初一是在邻村前巷村读的,每天往返六七里地,为了抄近路,你和所有人在所有日月,走的都是田埂路,中间还有一条动不动就要洪水暴涨的山涧。没有天气预报,没有狂风呼号,无声无息,一个晚上,大雪跨过门槛,爬上半截大门。极目远眺,原野、山冈早已亮晶晶、白茫茫一片。赶快自“铲”门前雪,这时候扫帚是无用武之地了,就像战士不可能用手枪打敌人的飞机。大门到大路也就十几米远,但开辟出一条一米多宽的路来,父子三人差不多花了母亲做一顿早饭的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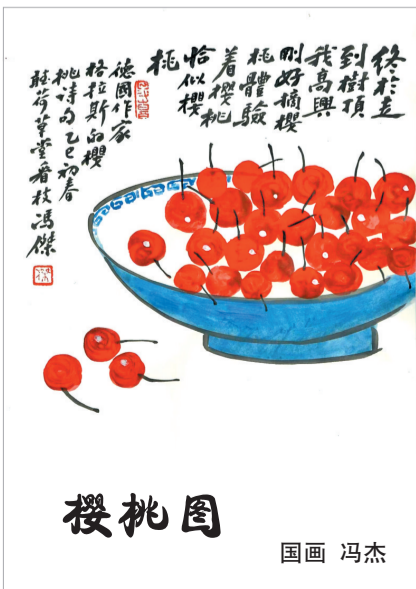
一条道路出,两堵雪墙起。没有赖学的想法,早饭过后,父亲用一只厚厚的塑料袋套在你的左脚上,上端抵达腿弯处,用细绳扎紧;再把另一只塑料袋的底部打通,像接水管一样,上下贯通,两头系紧,上端抵达大腿根上。貌似可以了。哪知走出一里多,才到薛家

山,两只鞋子就已经潮了。好不容易赶到学校,人都不见。一个老师说:“今天不上课,赶紧回去吧!”当你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家时,午饭时间已经过了。说实话,那年你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成绩单上的评语也不太好,你怕交代不过去,便请字写得好的同学蒋某刚,将“上课不能认真听讲”改成“上课还能认真听讲”,可这点小伎俩又怎能瞒得过父母?成年后,时常想起高一暑假里父母让你这个从未到过县城的人独自去上海川沙找舅舅的经历:天一亮,你从宜兴县张渚镇茶园村出发,步行到镇上乘长途汽车;车到上海共和新路长途汽车站,再转乘公交,轮渡到浦东,继续乘公交至川沙县城;再转祝塘线到施湾乡,再步行到望二大队。摸到舅舅家(离东海仅一二里地)门口时,天已经黑了……事后,你不禁惊讶于父母的胆子,更欣喜于母亲给予的法宝:路在嘴上。看来,那次踏雪上学的经历,就是后来勇闯上海滩的“初级版”。

此情可待成年后追忆,你们是大自然的宠儿。苦中作乐,是你们的无上乐趣:天寒地冻出不了门,就围着奶奶的脚炉,煨几颗白果、蚕豆、大栗,这是围炉之乐;拿上一根长竹竿,跟着父亲,对着毛竹梢头一顿敲打,在阵阵咔嚓落雪声中,看看毛竹唰地一下,又昂首挺胸了,这是打雪之乐。你们还从铲雪中发现,开始时手脚都冻得发麻了,但坚持一阵后,竟然会变得发热发烫;麻木不仁的苦,艰难挺过来了,日后想起来竟觉得如此甜蜜;即便没有路灯,但夜雪中的原野,方圆数公里内都是亮晶晶的……

往事如烟,今天,你生活在城市,条件好了,感知生命意义的能力强了,乐趣反而像下雪天一样少了,像雪一样单薄了,即使真的有一场雪能几天不化,或者一件事几天难忘,也难以为之乐此不疲,为她奋笔疾书,更不会写信告诉远方的朋友。

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如今,当世界以“甜”吻你时,你当如何?



樱桃图

国画 冯杰

人间物语

城里明年灯更好

| 李沙 文 |

每年过年,我都要带着孩子去看灯。

孩子们喜欢造型奇特的彩灯,我也喜欢那流光溢彩的灯河。它让我想起小时候坐在爸爸肩头挤在人群中看游龙灯的时光。

今人古人,每逢过年,都爱看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就是龙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舞龙灯仍是过年必备的节目,也是大人小孩最期待的盛事。在舞龙的日子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就会开始打听消息,并奔走相告,今年大概会有多少条龙灯,又分别是哪种龙灯,若是听说会有板龙,且有两条板龙,那真的是全城轰动的大好消息。

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布龙软趴趴是最没劲的,它们通常又细又软,舞起来确实灵活,但是它不够长也不够力道,只是将布条缝成圆形的长条,即使是用彩笔精心绘出龙的图案,也总是缺少了龙的威严。

用稻草扎就的草龙虽然看上去很有趣致,肚皮圆鼓鼓的,还有些古朴,却容易散架,还容易起火,一个不小心就烧着了,吓得大家四处逃散又忙着回来救火,每次舞完后都是一地狼藉。

只有板龙是最让人激动的。

板龙,是用一节一节板凳扎在一起的龙灯,总有七八十米甚至百多米长。一条板凳就是一节龙身,板凳是底座,上面固定着用竹篾扎出的饱满龙身形状,再以透光的轻薄棉纸糊在竹篾外面,描绘上龙鳞花纹,写上“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等祈福的话语,再画上花果等装饰图案。

每一节龙身里都要装上蜡烛,等天黑下来,龙灯要出发了,所有的蜡烛被小心点燃,这条龙灯就活过来了。

看灯的人,有的等在路边,有的等在县政府前面的广场。眼看着龙灯过来,高昂的龙头首当其冲老远就能看见。人群一阵喧闹,纷纷调整着位置,力气好的、灵活的人总是能趁机抢到最前面。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从来不怕看不到龙灯,爸爸的肩膀就是最佳观赏点,两脚一跨,抱好爸爸的脑袋,居高临下,与世无争。

等到龙灯近前,那是一定要数一数这龙灯有多少节的。人群不再涌动,异口同声数道:一节、两节、三节……开始还能齐声数数,到最后当然是数得眼花缭乱,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多少节了。等到龙灯走完,还能听到较真的人在争辩着。

板龙是那样的高大威武,风骨遒劲。舞龙的人一定是年轻精壮男子,一望便知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板龙是很难舞的,因为板凳与板凳相连得很紧密,中间可以斡旋的空间很小,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留神就会被同伴带到失衡,导致摔倒一片,甚至龙灯脱节。但也正因为如此,板龙舞起来才比其他灵活柔软的龙灯好看。

舞龙者全神贯注,身体重心向下,腰背、大腿、小腿,全都灌注了远古的力量,这力量一直贯穿到脚趾,他们的两只脚牢牢抓住地面,两只手则紧紧攥住板凳脚,将龙灯高高举起。大家伙配合着前后同伴的节奏和力道,一起控制着这条猛龙,时而让龙昂首在空中飞舞,时而让龙伏下身子贴地盘

旋。

突然,他们擎着巨龙开始狂奔,高声呐喊着,喉管里的吼声如雷滚滚而来,那场面惊心动魄,人群爆发出猛烈的喝彩和惊呼。

年轻的舞龙者已是舞得满脸通红,油光锃亮。他们使出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力气,变换着龙灯行进的节奏,逼迫狂奔的龙静止下来。龙身扭动靠近人群,人群瞬间如潮水般自动退避,龙身在腾让出的空间折叠成Z字形。

每一个动作都是超高难度,高潮迭起的炫技看得人热血沸腾、心跳加速,所有的眼睛都死死盯住龙灯的转动,时时发出由衷的欢呼。

如今,那样的龙灯已多年不见。瓯江之畔,静静的灯河自是比不上龙灯的热闹,却别有一番岁月静好的安谧。它们变幻着色彩,每年有着不同的风格造型,总是能带来新的惊喜。开着车轻踩油门,或慢慢步行其间,少了人潮的汹涌,多了属于自己的流连时光,细数这一年的美好和遗憾,岁月在灯火的柔光下回首嫣然。

新年的灯,总是与美好关联,是爱、是暖,是等待和希望,让人情不自禁想要书写,从而留下多少耳熟能详的华章名句。辛弃疾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卢照邻写十五夜观灯景象:“缦影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张祜笔下的元宵灯火声色齐鸣:“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无论世事沧桑变幻,纸上的灯火闪烁千年。

1944年春节,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客居浙江龙泉。他在《玉楼春·龙泉坊下看灯》中,记录了当时在龙泉看龙灯的景象:

穿林灯火惊禽绕。出骨飞龙还矫矫。乍听箫鼓起童心,莫忆湖堤伤客抱。

山村春事君休笑。我爱邻翁语更妙。但求田里少闲人,城里明年灯更好。

词的上阕,他兴兴头头地描绘了与乡邻一起过春节的情景。夜幕降临,山民们点亮烛火,敲锣打鼓,走出家门,为新的一年庆贺、祈福。他们高举着龙灯,矫健的身姿舞动在林间地头,惊动家禽飞鸟,老老少少顿足欢呼。这热闹的景象让他仿佛回到儿时,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暂且忘却国事家愁,齐心过好眼前这个年。

或许他觉得读者会认为,乡下地方的龙灯终究比不上省城的热闹,在词的下阕,他自嘲这不过是僻远山村的小小春事,诸位见多识广的朋友不要笑话哦。但是紧接着,他笔锋一转,借邻翁之口,寄语对家国最美好的祝福:“我爱邻翁语更妙。但求田里少闲人,城里明年灯更好。”

好一句“城里明年灯更好”。新年观灯的意义在这最质朴的语言里被说透了,它道出了普天之下共同的心愿:愿山河无恙,愿国泰民安,愿能者服其劳,劳者有其得,愿踏实劳作的百姓们日子一年过得比一年好。

淳朴善良的人们在灿烂灯火中,将美好的希望许在新年,努力年年,奋斗年年,播撒和收获着人间的爱和暖。